

光明名家随笔系列

在 柳树臂弯里

刘心武 / 著

刘心武随笔

光明日报出版社

光明名家随笔系列

在 柳树弯弯里

刘心武 / 著



刘心武随笔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柳树臂弯里 / 刘心武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4.5

(光明名家随笔系列)

ISBN 7-80145-868-0

I. 在… II. 刘…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923 号

在柳树臂弯里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崇文区珠市口大街 5 号)

邮政编码: 100062

电话: 67078239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73 千字

2004 年 5 月 第 1 版 2004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45-868-0/I

总定价(全六册): 90.00 元

本册定价: 15.00 元

刘心武



从绿叶居到温榆斋（自序）

1959年，《北京晚报》创刊不久，我就给它的副刊《五色土》投稿，“文革”后它复刊的第一期，《五色土》副刊上又刊出了我的小文，几十年来，我一直在给报纸副刊写稿，包括《光明日报》的《文萃》；近年来，我在《北京晚报》《五色土》副刊开了一个专栏，叫《温榆斋随笔》，我的随笔产量颇高，质量呢，不敢自诩，但从网上看到一些网友的鼓励，心里热乎乎的。

1979年，我头一回有了一间小小的书房，我给它取名叫绿叶居。那以前不久我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题目是《我爱每一片绿叶》，至今我珍爱自己这篇作品。尽管我因1977年11月在《人民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引出轰动，走上文坛，一度还颇为中心，出任过《人民文学》主编，但我自己深知，别的方面且不细论，就性格气质而言，我是不适宜居留中心的，我虽然也算开过花，结过果，但总的来说，我觉得自己只是大树上无数绿叶里的一片，甚至于，我只是一片带锈斑的绿叶，我愿在树杈





的一个角落，默默地光合，为整株大树作些奉献，也为滋养我自己。

近十五年来，我自觉地远离了热闹场，深居简出，边缘自乐。进入二十一世纪，我在郊区觅得一间书房，因为离温榆河近，我就叫它温榆斋。读书、写作之余，我常到温榆河，以及它附近的小中河，那些仍保持着湿地野态的河畔林中，散步，冥想，画水彩写生，构思新的文章。有人说我是离群索居，或说是隐居乡野，其实我离的只是名利场是非地，疏的只是会议宴请应酬揖让，我有许多素质很高的知识界朋友，他们只不过没显赫头衔不那么出名罢了，我还主动结识了很不少的市井人物、外地民工和温榆斋所在地的村民，这都是我所挚爱的绿叶，是我写作的源泉，是引发我灵感的星火，在我的小说、随笔里，字里行间闪动着这些绿叶的光影，氤氲出他们淳朴生命的芳菲。

城里的绿叶居，我也还在使用，郊野的温榆斋，是绿叶居的别号，也是绿叶居的发展，这发展，我自己的体味，就是心境愈加平和，思考愈加细密，诉求愈加真切，审美愈加专一。置身竞争愈加激烈的社会，我要善于自己化解焦虑，同时把这化解的体会，奉献给读者，携手联心地，在波诡云谲的时代风浪里，能以闲庭信步的气概，进行人生跋涉。在这两个书房里写出的随笔，陆续地先在报纸副刊发表，然后结成集子出版，登在副刊上有读者愿看，约新集子的出版社不止一个，这说明绿叶的光合有效，也借了“温榆”这两个字的灵光——如今这浮躁的尘世最缺温和、温文，而榆树的朴实性、深根性尤其值

得效仿——这些随笔能收获理解与鼓励，是我最大的福气。

这个新随笔集里收入的，除了生活类、心理类随笔，还有关于《红楼梦》的随笔，涉及建筑与环境、民俗与城市文化，以及足球文化等题材多样的文章，与前些时新华出版社所出的那本《眼角眉梢》在篇目上完全不重复。

感谢光明日报出版社，给我一个推出新集子的机会。希望各方面人士惠赐批评，我将在绿叶居与温榆斋中更加努力。

2004年2月21日 温榆斋



目 录

从绿叶居到温榆斋（自序）	1
香槟玫瑰	1
长吻蜂	4
云锦满心湖	7
给自己架张蹦床	11
一把米有多少粒	15
埋果核	18
在柳树臂弯里	22
喜欢一种桌子	25
你的儿子呢	29
轻抱	32
突发绮想	34
踩莲	38
没用的故事	43





散灯花	46
花果满山	49
为何不过“花朝节”	52
钱如流水财如龙	55
男精女铤簪	58
好琴还需常调弦	61
扯不断的珠串	64
龙的眼睛——中国篆刻艺术	67
从十八年前那一晚说起	70
抱紧这罐糖	76
中国足球：一个公众共享空间	78
顾影自赏	81
花踪	85
莫失亮	88
笑离绝论	91
老街咖啡	94
槟城屋脊	97

加帛公所	101
榴莲飘 X	104
丑虫	107
红楼望月	110
茜雪被撵之谜	117
梦中夺锦系何兆	124
李纨身上的“马氏影”	128
关于“月喻太子”的通信	133
关于我的“秦学”研究	140
网上论《红》	145
月色凄迷	157
红楼三宝	162
一厘一缕总关情	166
维护城市传统情调空间	171
步行街的心理空间	177
不要化掉这些绿	182
“顶”的焦虑	187





耳的诉求	193
“城”的诱惑	198
室内望点	203
留住常态	206
我的城市文化酷评	214
望藕寻荷	218
陈独秀的小说观	222
对出墙红杏的裁定	226
一读钟情的文字	228
朝霞中的蓝印花布	231
火晶心的叙述	234
倒出一点水来好	237
镜头朝阳	241
关于《如意》	244
叶隙漏下的光斑	246
含饴弄文度众生	248
酷评与暗算	251
仲夏访谈录	256

香槟玫瑰

沙尘天气，心理上的不快超过生理上的不适，给朱大哥打去电话，以一句“找到香槟玫瑰了吗”开头，闲聊中舒坦了许多。

朱大哥在阳台上盆养了许多品种的玫瑰。头一回应邀去他家观赏那些玫瑰，我惊叹：“世上最美丽的玫瑰，莫过于此了！”这话本很夸张，朱大哥脸上却并无谦容，只是说：“还差一种香槟玫瑰。”啊，我想起来，多年前报上曾有关于林青霞终于披上非戏装的婚纱的报导，娶他的美籍华裔富商邢李源从全世界花卉市场预订的香槟玫瑰，在婚礼那天纷纷空运到他们豪宅，堆满了整整一个游泳池！我说起这事，朱大哥淡然一笑：“堆砌无美。我只想得到一株香槟玫瑰。一株足矣。”据朱大哥形容，香槟玫瑰的色彩极其独特，就是香槟酒那样的颜色，而且，其气味也类似香槟酒那般淡雅缥缈。有回我提了两瓶国产“小香槟”去他那里赏花，他笑告我这种酒应该叫作“仿香槟”，真正的香槟酒只产在法国东部一小部分地区，香槟本是地名，离开那块地方酿出的酒怎能充数？2000年我第三次去法国，去了属于香槟地区的兰斯，参观了该处一座历史悠





久的酒厂，回来给朱大哥带去一小瓶地道的香槟酒，他非常高兴，马上就让我起出塞子，带气沫的酒液喷出来时，他快活得搓指打榧子，连说：“真像香槟玫瑰开放的一瞬！”我跟他道歉：“本想为您求一段香槟玫瑰的枝条，拿回来供您扦插，可是您也知道，未经检疫的外国植物是不能随便携入国境的……”他引我到那玫瑰花盛开的阳台上共品香槟酒，从漏斗形雕花高脚玻璃杯中啜着酒液，脸上的微笑正如我所想象的香槟玫瑰那般优雅，他对我说：“在国内也有可能找到，过去一些西方传教士带进来过，并且早已本土化了，只是比较稀罕难找罢了。”

这天跟朱大哥电话闲聊，我说：“您一直保持寻觅香槟玫瑰的情怀，这是不是又是一个这样的例子：追求的过程比追求的结果更甜美？”他笑答：“这个感悟不算新鲜了。记得你写过一篇《只因缺个权》，说有位老兄收藏了一把明代太师椅，就缺个权儿，他寻来寻去，寻到配上了，反倒生活失去动力了……我要是寻到了香槟玫瑰，扦插活了，我的生活会更有动力、更精彩哩！”

我想到朱大哥中年丧妻退休多年，子女漂洋过海奋斗无暇只在节日致电问候，他独守空巢与玫瑰相守，却能保持如此健康的心理状态，必是心中有更深的感悟，便向他求教：“现在窗外昏黄一片，历年来的不顺心事竟接二连三涌上心头，怎么才能消除这些堵心的杂碎啊？”他先问：“你现在看得见太阳吗？”我说看得见，被沙尘遮蔽得失却了应有面目，他就说：“你一定是不由得要去联想到许多的糟心事，甚至去进入沉重

的思考，要不得！你现在再仔细观察一下，用最纯朴的眼光看，把你的直觉说出来。我这里看出去的直觉，是太阳活是一只橘子，剥了皮，里头的橘瓣不知道是酸是甜？”这话把我逗笑了，我再朝窗外望，跟他说：“依我看来嘛，倒更像一只柠檬，也不知切成薄片沏杯柠檬茶，味道醇不醇？”两人就在电话里笑成一片。

朱大哥和我都不是只顾个人找乐的人，今年春天，他自愿去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植树活动，我写了一篇畅谈环境保护的文章，但是我们在交谈中达成了共识，就是千万不要以忧国忧民自诩，动辄在心里凝上一个沉重的疙瘩，比如面对这沙尘天气，一味地怨天尤人、闷然悻然，那就把正气也化为戾气了。人生多艰，世道多变，个体生命置身其中，调理好自己的心理、心情、心绪、心态非常重要，而手段之一，就是责任性大思考之余，常给自己一些放松性的小思考甚至暂不思考。鲁迅先生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如果连一家人切西瓜分食的时候也必得有“列强瓜分我国，凡我同胞奋起抗战”的大思考，那么西瓜是永远无法吃的了。朱大哥的向往香槟玫瑰，与他的社会责任感无关，但作为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他的这一私人小情趣，却能使他成为一个更易于与他人、群体、社会乃至人类亲合的活泼生命。香槟玫瑰，你在哪里？找到也好，找不到也好，那美酒般的芬芳，已然氤氲在朱大哥胸臆。愿我，还有更多的人，也能在对各自那“香槟玫瑰”的追求中，用朴素、本原的小乐趣，化解掉心中淤积的夸张性焦虑，以健康的心理，面对这还存在着诸多不足的世界与人生。



长 吻 蜂



去年，我远郊书房温榆斋的小院里那株樱桃树只结出一颗樱桃。村友告诉我，树龄短、开花少，加上授粉的蜜蜂没怎么光顾，是结不出更多樱桃的原因。今年，樱桃树已经三岁，入春，几根枝条上开满白色小花，同时能开出花的，只有迎春和玉兰，像丁香、榆叶梅什么的还都只是骨朵，日本樱花则连骨朵也含含混混的，因此，樱桃树的小白花灿烂绽放，确实构成一首风格独异的颂春小诗。今年，它能多结出樱桃吗？纵然花多，却无蜂来，也是枉然？

清明刚过，我给花畦松过土，播下些波斯菊、紫凤仙的种子，在晴阳下伸伸腰，不禁又去细望樱桃花，啊，我欣喜地发现，有一只蜂飞了过来，亲近我的樱桃花。那不是蜜蜂，它很肥大，褐色的身体毛绒绒的，双翼振动频率很高，但振幅很小，不仔细观察，甚至会觉得它那双翼只不过是平张开了而已。它有一根非常长的须吻，大约长于它的身体两倍，那须吻开头一段与它身体在一条直线上，但后一段却成折角斜下去，吻尖直插花心。显然，它是在用那吻尖吮吸花粉或花蜜，就像

我们人类用吸管吮吸饮料或酸奶一样。并非蜜蜂的这只大蜂，也能起到授粉作用，使我的樱桃树结果吗？我自己像影视定格画面里的人物，凝神注视它，它却仿佛影视摇拍画面里舞动的角色，吮吸完这朵花，再移动、定位，去吮吸另一朵花，也并不按我们人类习惯的那种上下左右的次序来做这件事，它一会儿吸这根枝条上的，一会儿吸那根枝条上的，忽高忽低，忽左忽右，或邻近移位，或兜个圈移得颇远，但我摄神细察，发现它每次所光临的绝对是一朵新花，而且，它似乎是发愿要把这株樱桃树上每朵花都随喜一番！

手持花铲，呆立在樱桃树前的我，为一只大蜂而深深感动。当时我就给它命名为长吻蜂。事后我查了《辞海》生物分册，不得要领，那上面似乎没有录入我所看到的这个品种，于是，我在记忆里，更以长吻蜂这符码来嵌定那个可爱的生命。于我来说，它的意义在生物学知识以外，它给予我的是关于生命的禅悟。

我是一个渺小的存在。温榆斋里不可能产生文豪经典。但当我在电脑上敲着这些文字时，我仿佛又置身在清明刚过的那个下午，春阳那么艳丽，樱桃花那么烂熳，那只长吻蜂那么认真地逐朵吮吸花心的粉蜜，它在利己，却又在利他——是的，它确实起到了授粉的作用，前几天我离开温榆斋小院回城时，发现樱桃树上已经至少膨出了二十几粒青豆般的幼果——生命单纯，然而美丽，活着真好，尤其是能与自己以外的一切美好的东西相亲相爱，融为一体！常有人问我为何写作？其实，最根本到一点是：我喜欢。若问那长吻蜂为什么非要来吮吸樱桃



树的花粉花蜜？我想最根本的一条恐怕也是“我喜欢”三个字。生命能沉浸在自己喜欢，利己也利他的境界里，朴实洒脱，也就是幸运，也就是幸福。



我在电话里把长吻蜂的事讲给一位朋友，他夸我心细如丝，但提醒我其实在清明前后，“非典”阴影已经笼罩北京，人们现在心上都坠着一根绳，绳上拴着冠状病毒形成的沉重忧虑。我告诉他，惟其如此，我才更要从长吻蜂身上获取更多的启示。以宇宙之大、万物之繁衡量，长吻蜂之微不足道，自不待言，它的天敌，大的小的，有形的无形的，想必也多，但仅那天它来吮吸樱桃花粉蜜的一派从容澹定，已体现出生命的尊严与存活发展的勇气，至少于我，已成为临“非典”而不乱的精神滋养之一。莫道生命高贵却也脆弱，对生命的热爱要体现在与威胁生命的任何因素——大到触目惊心的邪恶小到肉眼根本看不见的冠状病毒——的不懈抗争中。我注意居室通风，每日适度消毒，减少外出，归来用流动水细细洗手……但我还有更独特的抗“非典”方式，那就是用心灵的长吻，不时从平凡而微小的事物中吮吸生命的自信与勇气。